



我为儿子做锅贴

山东青岛 蔡淑娟

儿子小时候吃饭特挑食，每次吃饭像小猫，以至于人瘦得像豆芽似的。为了让儿子每顿饭多吃一口，我费尽心思研究多种面食。像豆沙包、葱油饼、油炸春卷、饺子馄饨、锅贴等，保证一周不重样。

在以上多种面食中，儿子最爱吃锅贴。实际上做锅贴、饺子、包子的食材都差不多，但锅贴比饺子好吃，比包子省事，不用发面，馅儿可以分别用猪肉、鱼肉、虾仁与葱姜、韭菜、荠菜搭配，吃起来味道各有千秋。

我给儿子做锅贴最常用的是猪肉馅。首先选上等的五花肉，剁成肉丁，加入新鲜韭菜、大葱，再放入姜、十三香粉、盐、味精、酱油、香油等，然后顺时针用力搅拌，全部搅拌均匀即可。

做锅贴和饺子差不多，皮里放进适量的馅，中间捏紧，两头一般敞开，这样煎起来熟得快。一会功夫，一排排一列列的锅贴，就整齐地码在盘子里了。然后在平底锅里刷一层油，将锅贴整齐地放入锅内，用中火煎三四分钟，听到锅内的油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在锅里加入少量的面汁，继续煎约五分钟，等锅贴的底部金黄，再反过来煎锅贴另一面，煎到两面呈金黄色，即可出锅。趁热吃，外焦里嫩，汁水适当，口感酥脆，香味扑鼻，好吃而不油腻。

关于锅贴，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典故。据说在北宋年间，因宋太祖某日不思茶饭，午后独自在院中散步，忽然一股香气飘来，顿感心旷神怡，便循着香气走到了御膳房，只见御厨煎剩饺子，这香味勾起了太祖的食欲，一连品尝了几个，煞是好吃。太祖问御厨这食物叫什么名字，御厨紧张一时答不上

来，太祖随口说那就叫锅贴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曾经受到皇帝青睐的美食，从口味到外形又被多次加以改进，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锅贴。锅贴不仅在小吃店广为流传，在大酒店也占一席之地，很受小孩和老年人的欢迎，年轻人酒后也喜欢让酒店老板上两盘锅贴，吃着真过瘾。

那几年孩子的学习任务重，压力大，又往往起床晚，早餐没有食欲，我变着法为孩子做各种馅的锅贴，让他吃得营养又美味，从儿子上小学开始做，一直到他上高中住校。如今，儿子参军去了外地，出门在外六七年，口味却没有变，上次来家探亲时，儿子上飞机前电话告诉我，进家就想吃妈妈做的锅贴。

我抓紧行动，推算着时间，等儿子推开家门，锅贴已经被端上桌。他放下行李箱，简单洗一把脸，坐下一边吃一边和我聊天。我提醒他别烫着，稍等一会再吃。“妈，让我先尝两个嘛，馋虫都快出来了。”儿子说，“每次看到锅贴，就特别想念妈妈，仿佛看到您站在灶台前忙碌的情景。在饭馆也吃过几次锅贴，但都吃不出妈妈做的味道。”我心里明白，其实儿子是想家了，想妈妈了。这原本寻常的食物，对于如今已成为游子的儿子来说，满足的不仅仅是舌尖到味蕾的美味，而是寄予了一种特殊的思乡之情……



写给女儿

安徽合肥 王泽佳

2019年3月13日晚，你来到了世间。那晚的星星，似乎比以往都要熠熠生辉一些。给你起了名字：宛辰，希望你能像星辰一样灿烂美丽。见到你的那个瞬间，我凝神看着，你被裹在医院的蓝色被褥里，白里透红的皮肤、乌黑的头发、明亮的双眸……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公主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小萌物。我不禁拉起了你的小手，这手湿热、松软，似一块芝士蛋糕，刚从荷塘里采摘的嫩藕，从毛姑娘里剥出的白絮。小手香啊，如凑在鼻尖的花瓣，若一滴花间的雨露，蜜蜂才采来的秋糖。

我要拉着你的手，去看流星雨、雾霭、流岚、洱海……去听华尔兹、海浪、泉水、蝉鸣……回到三百年前的古堡，看一场莎士比亚的戏剧，一起拉着提线木偶为儿童节演一幕《绿野仙踪》。

自从有了你，我的生活电视机里每天锁定的只有你一个频道。在滴滴答答流淌的时光里，我用相机细细记录着你长出的第一颗牙齿、打针时的哭、吃糖时的笑……无数的定格表情像迎春初绽的花。

你发音较早，从嘴里吐出且为我们认可的第一个完整的词是“妈妈”，着实让我自豪了一阵。我感觉你很依赖妈妈。有次听到你啼哭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煮番茄，准备等你醒来做蔬菜泥喂你。我慢慢走到你的摇篮边，然后你就笑了，手舞足蹈，咯咯地笑，似京剧里的青衣，还带着娇滴滴的尖叫，像是遇到了日夜思念的人，看

你不哭了，我犹豫着要转回厨房，把番茄泥榨出来，可刚一小步，那边就在哼咏着，转而要破势而哭，似一株新雨后的竹，钻出土，拦不了，我忍不住再来到床前，欢腾地抱住你。

我给你带来安全感，你邀请我进入童话世界。你是滑滑梯上的舞者，你顺着铁台阶爬上去，自己喊着：“加油、努力”，喘着小气，嗨哟嗨哟，到了上面很熟练地趴下来，脚先进梯口，面朝下，一撑劲，“咻溜”一下就到了底，笑嘻嘻爬出来再继续玩，玩个十几趟都不累。走起路来有风，小腿欢悦得要飞起来。“妈妈，我们一起滑吧！”你的命令是让我找回童心的密钥。我加入了你的队伍，沉浸在充满童趣的欢乐海洋里。我痴痴地想啊，我们把这美好的时光锁住，像是一个夕阳不落的黄昏、一首停不下来的钢琴曲、一支开不败的马蹄莲、一封写给你的读不尽的诗。

夹心饼干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记忆中，最早吃夹心饼干是在小学二年级。那个年代，包子、馒头、花卷都是个稀罕物。饼干，特别是夹心饼干，甭提有多奢侈了。清晰地记得：带夹心饼干给我的，是大姑！大姑那时五十多岁，佝偻着腰，或许是长年累月劳作的结果，脸上布满褶皱，头发还有些花白，以至于大姑有几次来，我都将她喊成了“姑奶奶”。孩子们大多靠直觉，身边的长辈，像大姑这般年纪和面相的，都是奶奶辈了。每年“清明”左右，大姑都会回娘家，祭拜过世的爷爷奶奶。每次，她都不会空手而来，有时会带点猪肉，有时会带一条胖头鱼，但一斤左右的夹心饼干是断然不会少的，她知道娘家最小的侄子上小学，喜欢吃夹心饼干。

想当年，大姑的日子还是很清苦的，姑父去世得早，大姑辛苦拉扯大表哥表姐几个，待快到婚嫁的年龄，大姑又愁着儿女们的彩礼和嫁妆，还要托人张罗。大姑父在世时看病，还欠下不少外债。那些年，大姑总是起早贪黑，砍柴、喂猪、掏粪、做零工……一个乡村寡妇，除了豁出命，还能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常人是难以体会的。吃夹心饼干时，我是绝不会想到这些的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夹心饼干不仅能填饱肚子、能解馋，还能满足乡下少年日渐膨胀的虚荣心。

掏出一块来，干着吃，咬起来脆脆的，我经常故意把声音嚼得很大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齐都投来了艳羡的目光。看小伙伴们咽口水，舔舔嘴唇，干瞪眼，巴望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得意。和我玩得好的，发一整块；关系不够铁的，发半块；闹过矛盾的，这时也主动向我示弱示好，讨要一些残渣碎片；还有的，想用玻璃弹珠和我换。一番激烈的“讨价还价”之后，孩子们便一溜烟儿跑到池塘前的空地，“跳房子”去了。

孩子们天生会“吃”，闲暇在家时，我会轻轻掰下一小片，那时喝不上牛奶，只能放在开水里浸泡，时间不能太久，不然饼干就全泡化了，成了一团糊；另一片，先用牙齿刮下甜心，再细嚼慢咽起来，一副美滋滋、陶醉的表情。只是我还不知道：一斤夹心饼干的价格可抵得上三袋挂面、四瓶酱油或是五袋食盐，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啊！后来听母亲说，大姑买的夹心饼干大多是从小店赊来的。春日里，母鸡不怎么下蛋，自然也换不到零用钱，只好等收完小麦、卖过油菜籽才能填补上空缺。

记得有一次，大姑回来后，满头是汗。我便急匆匆地翻她的手提袋。“夹心饼干呢？怎么没有！”我小声嘀咕着，心中不免有些失望。午饭时，还要起了脾气，撅起嘴，硬是不吃。大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忙向我说道：“走得急，忘记买了！”说着，她便一脚一颠地朝村口的小店跑去。

“姐，小孩子闹，甭理他，别惯出坏毛病！”父亲拿眼睛狠狠地瞪着我。我低下头，无意间瞥见大姑那双老式的帆布鞋帮缀满了补丁，边缘处还裂开了大口子。后来，还经常吃到大姑带回来的夹心饼干，只是觉得喉咙处有些干硬、哽塞，大不如之前香甜了……

前天是大姑八十六岁的生日，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。三十多年，倏忽就过去了。那种筒包装的夹心饼干也早已买不到了，但它的味、它的香会一直萦绕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温暖一生！